

## [戀戀之春]

/李斐老師 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 語文導師

「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」，春天的肆意張揚似乎全洋溢在詩人杜甫筆端，春天就這麼來了。

香港的春天來得急，在微寒的某日清晨，還是睡眠惺忪時，不經意間拉開窗簾，就看到明晃晃的陽光迎面撲來，扎的眼睛疼得睜不開。推開窗戶，微風送來隱隱的花香，提醒着春天正好。

推窗遠眺，目光所及之處都是深深淺淺的綠色以及姹紫嫣紅的花朵。小路旁高大的榕樹垂下長長的鬚鬚，斑駁的樹皮裡藏滿了訴說不盡的悲歡離合。合歡樹舒展的葉子溫潤如玉，很有謙謙君子的灑脫風度與蘊藉風流。更多的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樹，他們長久地站立着，不密不疏，也沒有像公路旁的行道樹刻意地排成兩行。有幾株樹生得高大、繁茂，枝葉在天空交錯。下班回家的途中，都要在樹下的長椅上小坐。抬頭看到縱橫交錯的枝葉，不由人會想到《搜神記》上的傳說。

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何氏貌美，康王奪之，并囚憑。憑自殺，何投臺而死，遺書願以尸骨賜憑合葬。王怒，弗聽。使里人埋之，兩墳相望。不久，二冢之端各生大梓木。屈體相就，根交於下，枝錯於上。又有鴛鴦雌雄各一，常栖樹上，交頸悲鳴。宋人哀之，遂號其木曰「相思樹」。

曾經在南京大學附近的夜市上見到過相思豆做成的手鏈。珍珠般大小的紅豆上，總有一些色彩較重的癍痕，似淚水。讀書的時候，在某些雲淡風輕的午後，喜歡隨意塗抹幾筆水墨，或者拿一本閑書想想心事，就在那些塗抹與深省之際，會不由自主地把手鏈當作佛珠一顆一顆地數着。

南京的春天來得綿密。一場春雨過後，樓下阿嫂籃子裡的梔子花白得純粹。女孩子會簪一朵在髮髻上，風過處，往往有暗香盈袖。我偶爾也會在喝水的瓷杯裡插兩枝半開的梔子，紅豆手鏈有時就掛在杯柄上。有時在不經意間驀然想起那些年少的清淡時光，往往有不知此身何處的恍惚感覺？那些生命中重要的，不重要的人，終於都成了過客。那些梔子花，那些相思豆，那些擦身而過的人，他們都去了哪裡呢？春天的黃昏，坐在長椅上，殘陽幾許，微弱的光線從樹葉的縫隙灑下來，心裡默默地希望散落

天涯的友人也能感受到這份溫暖，想起那些匆匆而逝的年少時光。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，是的，此物最相思。

香港、春天、周末、午後，往往邊聽喜歡的唱片邊看散文隨筆。近期聽得最多的是滾石的一些老唱片，如齊豫、潘越雲或者蔡琴。當然這些不只是背景音樂，我喜歡把聲音開得很小很輕，輕到只有自己才可以聽得到歌者的呢喃。那感覺彷彿是晚歸途中，經過曲曲彎彎的深街小巷，抬頭看到路邊某戶陽台上一朵曇花傲然盛放。腳步漸緩，駐足凝望。心裡默想，也許第二天天光，這世界只有你知道一朵曇花曾經沐浴過皎潔的月光。那是一種隱秘的、不為人知的小快樂，而我的快樂都是這麼細小而且平常。

很多時候，手裡捧着的大多是董橋或者一些宋人的筆記。在董橋的書中，看到：「It was very agreeable in springtime, which chestnuts in Champs-Elysees in bloom and the light in the streets so gay.」，這句話出自毛姆1944年的小說《剃刀邊緣》。在求知若渴、胡亂讀書的年代，讀到清人廉南湖的詩句「夕陽穿樹補花紅」，猛然間想起了王維的《辛夷塢》：「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」，心裡竟無端端地感傷起來。

年紀大了一點，簡單的句子更能直指人心。同樣是在董橋的書上，流亡在法國的俄國詩人妮娜·貝蓓洛娃（Nina Berberova）說：「In Paris in spring the chestnut trees bloom」。淡，卻蘊涵清冷的餘味。這感覺恰如夏雨過後，大地已然乾爽，而小草上還殘留有雨的氣息。

巴黎的春天，是那麼遙遠。而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明朝深巷買杏花」的煙雨江南卻常常夢縈魂繞。現在香港的住處，在山腳下、小河旁，四處都是綠色，有時也會從亞熱帶溫暖的陽光裡品嚐出江南雨後的不盡況味。

開過了迎春花，開過了木槿花，開過了荼蘼花，三春過後，繁華也就算落盡了。

白樂天曰：「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」這份閑情是硬學不來的。蘇東坡云：「東風嫋嫋泛崇光，香霧空蒙月轉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。」這種雅致也隨便模仿不得。每日時光匆匆流轉，在行色匆匆之間，總是忘記了哲人說過「慢慢地走啊，欣賞風景」這樣的警句。只是在下課的間隙，捧一杯綠茶，突然抬眼看到辦公室窗外的綠意又重了一些。或者讀罷一本書之後，

暮色四合，準備關上窗戶時，驀然發現樓下的樹枝上，竟然綴滿了大朵大朵朱紅色的木棉花，遠遠望去，像極了天邊那一大片燃燒着的晚霞。

只是自己的心變得有些驚鈍，往往後知後覺才發現了周遭的美。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成長的代價吧，這恐怕也是因為春意已有幾許闌珊吧。那顆年少而悸動的心靈，那些波動而敏感的輕愁，也就在戀戀悵望之間淡化歸零了吧。

「豈有豪情似舊時，花開花落兩由之。」一直以為這句詩出自周作人禪寂的筆端，孰料作者竟然是他的哥哥，魯迅先生。